



春光行

◎傅彩霞

春色绚烂天晴好，怎能不约好友去齐鲁天路观春光美景，赏万亩桃花竞相绽放呢？放飞心情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春光行，惬意悠然。

车行在蜿蜒的齐鲁天路上，漫山遍野的桃花如云似霞，两侧群山连绵，梯田错落，风车、光伏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。辗转至天路打卡地，浩荡春风里，目光立刻被春光漫卷吸引。那一片烂漫桃花在等待我们，让粉红色的梦，流成了一条河，在春日尽情地奔涌、流淌……

恰逢安丘辉渠桃花节开幕，人来车往，好不热闹。避开喧哗与繁华，拐进一条小径，驻足沉浸在这片桃红里，凝视着烂漫桃花，时间悄悄慢下来，心也自然静下来，记随之缓缓打开。

对桃花最早的印象，是儿时故乡几间老屋的门前，有一棵桃树，春日里，仿佛一夜之间，桃花绵密地绽放了一树，千枝万朵，风中摇曳。樱花的淡雅，梨花的寡淡，杏花的花白，都比不过桃花的烂漫。普通小院被映衬得光彩照人。桃花开了，春天才真正来了。

青春年少时，读到《诗经》里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”的刹那，恍若在桃花的姿容里倒映新嫁娘的妩媚娇艳。一个女子全身心地爱上一个男子，才会笑如桃花，心甘情愿嫁为人妻，成为娇羞的新娘，用勤劳的双手缔造幸福，和和美美的，结出秋日甜美的果实。这美好的憧憬，令人心驰神往，一直在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里延伸着；在金庸笔下造就的桃花岛上奔涌着，梦想着也能遇见一个惆怅风流，对妻子深情一生的黄老邪……时光如白驹过隙，粉色的梦恍如眼前，少年往事已随风飘远。

阳光晴好，温柔地拥抱万物。徜徉花海，看一朵朵粉红花瓣如一颗颗飘落的心在风中飘舞，看得让人心疼。飘飘洒洒里，我又看见了青春的自己，还有那个初恋少年从风中一步步走来……我被绽放的桃花打动，摇身变成了它们中的一朵。

伫立远眺，一棵孤独的桃树，长在一块绿油油的田地里，兀自地开满了桃花，每一朵仿佛都在时间深处，悲喜同源，轻轻讲述着桃树的故事，就像《化蝶》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怀着内心炽热的爱。抑或是遭遇了桃花劫？因火辣辣的爱恋而被灼伤，唯剩下一个寂寥的身影？

晓雨轻轻走过来，并肩站在桃花树下，仰望桃花，千枝万朵，妩媚多姿。她兀自感慨道：“人生短暂啊，美好的时光更短，我们的人生也就桃花开几十次，如此而已。”我不由一惊，悲从心来，再凝视那一片浓烈的桃花，不禁感伤在怀：人生的每一次盛开，都不能被辜负；每一次飘落，也似有了心的归宿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看尽这桃花之美，把春光铭记在心，珍藏成永恒。

与桃花遥相呼应的是一地野花。春日野菜在贫瘠的土地扎根，自由、坚强。草木是大地慷慨的馈赠，是对人间最深情的滋养。一抹金黄的蒲公英，是荒野的小精灵，花冠犹如小太阳，晨开暮闭；地黄披了一件旧棉袍，浑身毛茸茸，满是沉郁的紫，点缀在莲花座的叶片间；苦菜好像一个倔强不屈的孩子，承载着民族苦难的记忆载体；叶片细长线形华北葛藤，儿时被唤作“土人蔘”，剥去皮膜，弥散着一股淡淡的甜；还有那些不知名的野菜，眼花缭乱，开得坦荡热烈，把自己毫不保留地交给了春色。赶紧手机拍照，传给豆包，其植物特

征、使用价值、文化意趣，一目了然：附地菜、米口袋、一年蓬……智能时代仿佛人类智慧的星光，被编织进了日常，万物被它照亮。

野花在春日写给大地的短诗，它们不事不抢，活得轻盈自在，安静地回应着时光与路人，以温柔对抗着荒芜。它们才是“心有桃花源，处处水云间”的典范啊！

驰骋在齐鲁天路，拐进小麦峪，一眼便看见两棵河边柳在春风里摇曳，轻柔的柳枝垂下来，就像万条轻轻飘动的绿色丝带。它们的根深深扎在地下，枝叶相触在云里，守望而立，从容共生，默契守护。细看，两棵柳树宛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心有灵犀，在无声地回应；又好像一对至死不渝的情侣，相互依靠，悄声低语，诉说着心中的柔情蜜意。一阵风来，两棵柳树相互致意，互相探身，柳条交错在一起，犹如一对久别重逢的故人，热烈地拥抱。风小了，两棵柳树又仿佛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，彼此鼓励，搀扶而行，那诗意沉醉的从容之态，令人动容。

迎面走来一位老嫗，左手执一根桃枝，右手拿一个布袋，装满刚挖的新鲜野菜。长满褶皱的脸上被太阳晒出了两坨腮红，面如桃花一般，格外显眼。我笑着与她打招呼，她笑着热情地说：“这野菜，用来喂鸡喂鸭，也做小豆腐自己吃。”人与鸡鸭同食天地间的美味。“您高寿啊？”我又问。她眼里亮了亮，爽朗地说：“今年75了，两个儿子，一个孙子，一个孙女，就是腿脚不太行，不听话了……”老人家是个健谈的人，脸上洋溢着浑然天成的朴素之美。望着她摆手走远的背影，我忍不住想起了母亲，她永远定格在73岁，我不知道她75岁的模样。

车行至安丘天路最高峰，俯瞰连绵起伏的山峦，小村庄隐藏在山的褶皱里，宛如一块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。望着漫山遍野都是粉红的锦缎，倏然间，想起崔护遇桃花姑娘的相思之苦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桃花是他们的热心姑娘，牵起了一段浪漫姻缘。

远远望去，一片桃红中夹着一片白，原来是樱花与桃树之媲美，唯有一声叹息的留白。那是林黛玉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的感叹吗？

风舞桃花满天飞，你为谁妩媚？桃红又见一年春。我们幸运遇见了一个明媚的春天，桃花层层叠叠，色如胭脂淡抹，又似美人微醺，开尽了人间春日的万般风情。

路过一片杨树林，旁边有一汪清水，对面就是连绵起伏的桃花林。索性驻足停留，在此安营扎寨，来一场草木间的茶叙。支起天幕，露营用的长条桌上摆好茶具，还有一些小点心、小零食，仿佛随意摆放了一些细碎的喜悦。茶香在唇齿间流转，草木在耳边柔情交响，抬眼间，春光已尽收眼底，好不惬意。

柱子洗好苦菜和蒲公英，拿在手中，笑着说：“野菜把春天打开，咬一口野菜，也就咬住了春天。”

凤姐采摘了一兜榆钱，热烈地说：“回家蒸榆钱青团，把春天搬回家！”

望着两人，我莞尔一笑，调侃道：“我们本身也是春光天路行的一部分啊！”

天地清明，绿树青青，野菜遍地，花开花落，大地一片生发之气。我们何尝不是行走在春光里，在心田栽种下一个崭新的春天呢。

春日张面河

◎刘汉泽

阳光映照荡清波，习习东风拂拂过。绿柳垂枝桥外舞，黄莺隔岸树中歌。这边木笔燃灯烛，那片连翘织绮罗。水畔徐行双眼饱，融融春意涌心窝。

春日骋怀

◎邹国庆

东君执笔绘层峦，绿野争春竞秀妍。紫燕穿帘归旧主，黄牛踏垄拓新田。风梳弱柳千丝舞，霞染清波百鹭翩。约友寻芳时正好，同追绮梦快扬鞭。

【越调·天净沙】

渤海莱州湾

◎徐洋珍

长堤卧水横桥，盐田叠雪如纱，小艇轻摇浪花。苍穹容下，心宽便是天涯。池塘蟹贝鱼虾，滩头水上人家，看惯风吹浪打。潮来潮去，一船载满春华。斜阳醉了烟霞，渔歌漫过蒹葭，鸥鹭旋随木筏。如诗如画，随风落向谁家？

诗两首

◎冀庆勇

云驼望月

天门月色连星汉，雾笼亭台现紫烟。远望林峦千岭秀，清辉万里共婵娟。

赴宝都昌乐采风有感

星落营陵宝石乡，鲁中名郡古风藏。才惊蓝玉凝奇彩，又步岷山品野香。百样非遗桑梓润，千般碑刻岁年长。遥思尚父传齐韵，盛世弦歌代代昌。

春吃榆钱

◎于悟秀

“榆荚钱生树，杨花玉糝街。”李白的诗句，总能把时节的韵味写得这般通透。杨花还在街巷间飘摇的时候，榆钱已经迫不及待地挂满了枝头，一串串青翠的圆片，真如古时的铜钱串在一起，在春风里轻轻摇晃。

榆钱的妙处，不仅在于它的形似。摘一片入口，是清鲜的甜，带着草木本真的气息。老人们说，它清肝火、健脾胃，是天地赐予人的补品。因“榆钱”与“余钱”谐音，便又添了家宅丰裕的彩头。加上它好吃，比荠菜有营养，比韭菜还要鲜，于是民间有了“宁舍春膘肉，不舍榆钱鲜”的说法——这话听来夸张，细想却在情理之中：肉是寻常物，榆钱却是一期一会的春信。

榆钱的吃法很多，可炒可蒸可煎可煲汤，我最喜欢吃榆钱窝窝头。把从树上撸下的鲜榆钱上的黑蒂摘干净，用水清洗后再控水，不用控太干，再加入食用盐，往榆钱里一边加面粉，一边用手抓拌。如果想加点玉米面，玉米面和面粉比例1:3，抓拌到榆钱能抱成团、不散开的状态即可。窝窝头不能做得太大，做好的小窝窝头放在笼屉上，水开后蒸10分钟就可食用了。时间不能太长，太长会造成榆钱香味和营养的流失。

揭开笼盖的刹那，一股清气扑鼻而来，那是春天最本真的味道。咬一口，软糯中带着韧劲，榆钱的清甜在齿间绽开，仿佛把整个春天含在了嘴里。

可这春味，竟是这般短。不过十几天光景，枝头的青绿便渐渐淡了，变成浅浅的黄，最后成了近乎透明的白。那时候，榆钱就真的成了“钱”——薄薄的、干干的种子，像蝴蝶的翅膀，风一吹，便散落开去，飘成一地无人捡拾的诗句。所以村里人总说：想吃榆钱，就得赶上趟，错过了，当真要等明年了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：“榆未生叶时，枝条间先生榆荚，形状似钱而小，色白或串，俗呼榆钱。”这位踏遍山川的医者，还一一数说着它的好：清肝利胆、健脾和胃、安神助眠……现代人又添了新解：黄酮抗衰老，皂苷增免疫。其实古人未必知道这些名目，他们只是凭着直觉，在代代相传的经验里，懂得了这青翠小物的可贵。

在这草木竞发的时节，且莫辜负了榆钱。它是穿越千年典籍而来的春之信使，也是人与自然缔结的味觉契约——每年此时，它如约而至，提醒着我们：春天来过，我们也郑重地，把它吃进了心里。

又是一年花开时

◎张桂春

每到这个季节，峡山景区便到处花红柳绿。对我这个近三年才在这里生活的外人来说，眼前的一切都新奇又陌生。而那些从前的美好，都是从奶奶、爸爸、老公三代亲人的口中，一点点听来的。

先从我说起。从我记事起，就总跟着奶奶东家西家地串门。每到一户，便坐在人家炕头上，听大人们拉家常。每年清明前后，她们聊得最多的便是：天暖和了，领着孩子去峡山转悠转悠吧，顺便买点蘑菇哄孩子。蘑菇，是我们这儿的一种草。春天刚钻出来的嫩芽里，裹着一卷白毛毛，嫩的时候嚼着软软的，带着一丝清甜。我跟在奶奶身后，一边跑一边学着采蘑菇，可要么是拽断了，要么是认错了，把刚冒头的小草叶子当成蘑菇。她们一边找一边吃，还不时往我手里塞几根。那时候，每年春天，蘑菇就是奶奶给我寻来的最可口的零食。

再听听爸爸口中的峡山。年轻时，每次爸爸回家就买几个杠子头火烧，我和弟弟便啃着火烧就着我娘炒的花生米，那香喷喷的味道，至今想起来还在鼻尖萦绕。我和弟弟觉得那就是最好的美味了。可爸爸却不以为然：“那年修水库大坝，我们忽然看着前面水里有浪头翻过，我一看就知道是条大鱼，一个猛子下去，不一会儿就把那条大鱼抱住了。我使劲卡住它的鱼鳃，它的尾巴不停地扑棱，几个人七手八脚好不容易弄上岸。随后就找大锅，磨刀，捡柴火，一群人嘻嘻哈哈、吆吆喝喝，架起大锅，直接来了个大锅炖峡山水库野生鱼。那时候吃着是真香啊！”每次他说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地咽口水，好像那个野生峡山鱼的香味就在眼前。

而到了我老公这一辈，峡山早已变了模样。他工作在峡山，峡山的一草一木、一村一落都在他的眼里和心里，这是他工作了二十年的第二故乡，比在他老家的时间都长。从他口里听到的峡山是山美水美人也美的风景旅游胜地。

路修好了，车也通了，交通方便，春天去踏青，夏天去乘凉，秋天看满山景色，冬天看静水深流。花不再是稀罕物，一到季节，漫山遍野都是：红的、粉的、黄的，热热闹闹。每到周末，他就拉着我和儿子、侄女，带着零食饮料，一家人在水库旁边拍照，爬山，看风景。

如今，美好的往事都已成回忆。奶奶、爸爸、老公先后离我而去，他们口中的故事，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或许是从他们口中听到了太多峡山的故事，我对峡山也情有独钟。在我老公去世后一个月，我也调来了峡山。如今我住在峡山脚下，年年看着花开满城，山清水秀。

三代人的时光，从挖野菜充饥，修水库大坝，再到如今处处繁花似锦。一样的时节，一样的山水，不一样的岁月，却都藏着最朴实的温暖。又是一年花开时，风还是从前的风，山还是那座山，口述峡山过往的三代人虽已不在，可峡山的风景却越来越美。三年的时间，我也从悲伤中慢慢走出来，看着眼前的峡山，以后的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，越过越香甜。



光影潍坊

摄影：孔祥秋 拍摄地点：昌邑市潍河湿地公园

朝花夕拾

层层梯田

◎孙爱勤

三叔的地在半山坡上，梯田，一大片，远远看去，像厚厚的一摞书，静静等待着三叔一页页翻过，又一页页合上。

冬天，所有庄稼都收回了家，颗粒归仓。农民开始闲下来，三五成群地约着外出打工，有人去喊三叔，三叔说：“我不去，得收拾地，土地辛苦一年了，保养一下，来年还要出力呢。”

三叔有句顺口溜：“刮风拾石头，晴天挖水沟。”山区地里有不少石头，埋在土里，翻耕土地的时候，石头骨碌碌冒出来，站在地头一望，平整的土地上，起了大大小小的包。这些包在播种庄稼时碍手碍脚，且影响庄稼生长。趁着刮风，三叔就把把这些石头一块块捡起来，放进架筐，挑到路边土坑里。

有时，三叔会用地里的石头垒地堰。夏季雨水多且猛，地里的水来不及外泄，从地堰上跑了，且冲出一条条小沟，三叔就把这些石头整齐地摆在小沟里，错缝搭接，一层层码上来，用土夯实，来年有大水，“哗啦啦”冲不开，雨水只好绕个弯儿，跑到地边的水沟里去了。

每块地的地堰下面，都有一道长长的水沟，用于保墒排涝。风和日丽的天气，三叔扛着铁锨，挎着提篮，在梯田边上打水沟。先用铁锨，把板结刚硬的土地刨开，一锨锨铲到地里。有些地方水沟里

长满了杂草，三叔刨完，把它们归拢到一块，收到提篮里，挑回家，放天井里晒两三日，就有了一个热乎乎暖洋洋的热炕头，那是三叔的最爱。

三叔刨地累了，就去向阳坡的草皮上躺一会，双手垫在脑后，眯着眼，看暖暖的阳光照过来，柔柔软软地抚摸着他的脸，暖意融融。三叔的脸上有着浅浅的笑意，像绽开在秋风里的一朵山菊花。

三叔打水沟的同时，也没忘了整理一下地堰。地堰下部杂草盘结，像一道密不透风的城墙，防止因水土流失而导致地堰塌方；地堰上部，三叔精心修理了一下，来年种些豆角、绿豆、红豆。有一年，三叔竟然种下芝麻，一地堰一地堰芝麻腾腾个儿，跟三叔差不多高了，一串串芝麻麻在上面，整齐排列着，很好看。

三叔照顾梯田，跟照顾孩子一样细心，闲暇时候，他从不待在家里喝茶或睡觉。他扛着铁锨，在一块块梯田里转悠，看有没有长杂草，有没有虫咬庄稼，或者敏土、追肥，直到满地庄稼绿油油的，柳

足劲蹿个儿，三叔才心满意足地坐在地头。

有一次，三叔看到河道里有一大堆泥土，是下雨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，黑黝黝的，细腻而温润。三叔抓起一把，放在手心里摊开，扒拉着看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土啊，庄稼稼哩。”三叔用架筐一担担挑到了梯田里，均匀撒开，好像给梯田补充了新鲜血液。

常常看到在通往梯田的土路上，有一个人，腰身佝偻着，头发花白，一步步向着梯田走过去，偶尔他会把铁锨从左肩换到右肩上，铁锨跟膝盖碰撞了一下，发出“当啷”一声响，像极了它们彼此嬉笑的欢笑声。太阳升上来，把三叔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像一张犁，默默耕耘着脚下那片热土。

三叔在梯田上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遍了，他把春夏秋冬扛在肩上，或者背在背上，用汗水一滴一滴浇灌着，硬是把梯田滋润出了丰收的模样。

过年的时候，外出务工的农民都回村了，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。三叔却不为所动，他觉得他的任务就是伺候好那一大片梯田，“家中无粮，心中不慌”，三叔不在乎钱，他喜欢土地，只要站在自己那片梯田上，他的内心就安静而熨帖，且充满了幸福和快乐！